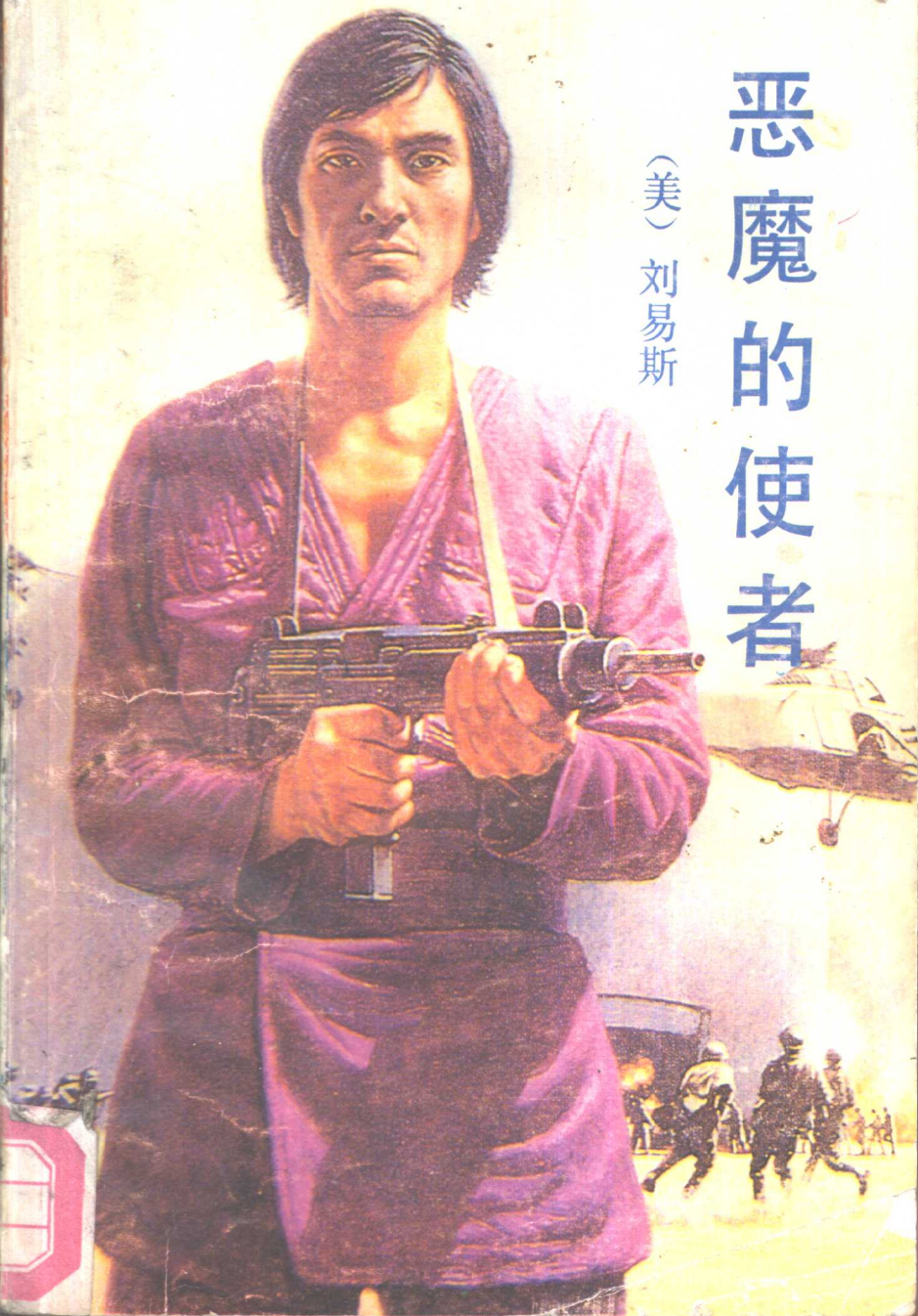


恶魔的使者

(美) 刘易斯



(豫) 新登字 01 号

恶魔的使者

[美] 诺曼·刘易斯 著

刘 云 彭晓丰 胡志毅译 责任编辑 夏晓远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浙江德清洛舍印刷一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 字数 248000

1992 年 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7-215-00897-5 / 1.62 定 价 5.90 元

译者前言

70年代以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中，犯罪小说成了走俏的文学品种，各种表现黑社会内幕以及犯罪集团之间相互争斗的作品竞相问世，极受欢迎，使这一题材吸引了众多作家。这些作品虽然大多可划入通俗小说之列（当然也不尽然，如英国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名作《布赖顿硬糖》以题材论也属犯罪小说），但由于它们客观上反映了60至70年代西方社会的现实，并使鲜为人知的黑社会内幕曝光于天下，其积极作用是不待多言的。其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脍炙人口的佳作，比如马里奥·普佐的小说《教父》（它后来被著名导演科波拉拍成电影，并获得数座奥斯卡金像奖）及其姊妹篇《西西里人》。在美国，这类小说尤以表现黑手党的内幕的最为普遍，《撒旦的使者》（原名《西西里专家》）称得上这类小说中相当出色的一部。

本书作者诺曼·刘易斯在西方国家颇有名气，光是企鹅出版公司就出过他四本书，可在中国，译者尚未见过对他的任何介绍。诺曼·刘易斯是个职业作家，虽不算十分多产，但也有十几部长篇小说问世，另外，他还写有五部非虚构作品。他生性爱好旅行，游历之广令人难以想象，非洲的撒哈拉沙漠和南美亚马逊河流域的印第安部落都留有他的足迹，

他认为旅行可以激发创作的灵感，他的两部游记《现身的龙》和《金色的土地》已被列入经典游记之列。研究原始人类文化是他写作之余的最大爱好，在巴西的印第安部落里，他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于1968年在《星期天时报》上发表了自己最满意的一份报告《巴西的种族灭绝》，这份报告影响之大，不仅使巴西政府修改了对待印第安人的法律，还促进了国际拯救组织的成立。不过，刘易斯在写作上成就最高的可能还是他的长篇小说，其中有三部名气较大，其一是《那不勒斯，1944年》，此书被誉为表现二次世界大战最杰出的十本著作之一。另外两部都是与黑手党有关的，《荣誉家族》以揭露黑手党内幕为主，一度十分畅销。《撒旦的使者》则把黑手党的活动与国际国内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使小说更蒙上一层政治小说的色彩。

可以看出，《撒旦的使者》选取的题材涉及到了一些大众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东西，无论是黑社会内部的组织原则，犯罪方式，还是国家政治中的诡谲阴诈，权力斗争，对一般人而言，都是显得扑朔迷离的。要使读者接受这样的题材，首先要使作品有一种极强的真实感。按照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这种真实感主要靠细节的真实得以实现，即通过绘声绘色的场景、动作、肖像等描写得以实现，但小说的情节结构仍以虚构为主。由于新闻等大众媒介的发展，这种形式对当代读者而言，已经缺乏真实的魅力了。因此在西方从50、60年代开始，一种实录式的非虚构文学产生了，并对原有的小说模式形成了有力的冲击。这样就萌生了一种介于纪实与虚构之间的小说，有人称之为非虚构小说、新闻小说或纪实小说。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英国作家福塞斯就以这种小说见长，

他的《豺狼的日子》、《奥德萨档案》等曾在我国广为流传，影响不小。《撒旦的使者》也属于这种小说。和福塞斯相比，诺曼·刘易斯似乎更注重作品的可信性，小说的基本情节完全有历史根据，时间、地点也明确无误，从阅读效果上看，此书的新闻价值是远远大于审美价值的。

正因为作者主要不是从阅读的娱乐性出发，小说就给不熟悉书中所涉及的这段历史的读者造成了某种困难，特别是对二十多岁的中国青年读者来说，这一点就会更为明显，为此，我想有必要把小说故事的主要背景简单地介绍一下。大体上看，小说有两个较大的历史背景，一是二次大战后，美国情报部门对西西里岛的黑手党的操纵和利用以及西西里向美国移民过程中黑手党势力向美国的渗入和扩张；二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美国与古巴之间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斗争。

第一个问题牵涉到黑手党的历史。早在中世纪的13世纪，黑手党就已在西西里岛兴起了，但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黑手党的势力始终限于岛上，而且在长时间的外族统治时期，黑手党虽然也盘剥压榨农民，但由于它与统治当局采取敌对态度，还是得到了农民一定的拥护和支持，只能算是个非国际性的地主帮会组织。这种情况随着二战之后盟军对西西里的占领而告结束，在战后的冷战气氛里，美国情报部门中的好战分子利用西西里黑手党的力量，消灭了岛上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异己政治势力，并帮助黑手党的部分成员移民美国和其他国家，这使黑手党迅速发展成了一个国际性的犯罪集团。事实上，到了50至60年代，黑手党已经成了西方世界规模最庞大，势力最雄厚的犯罪辛迪加。仅在美国就有二十四个独立的“家族”集团。他们操纵了贩毒、走私、卖淫、赌博等

AE77 / 02

犯罪行为，并依附政治力量，大肆进行谋杀、绑架等恐怖活动，成了西方世界令人谈虎色变的瘟神。对此，小说中有相当充分而精采的描述。

第二个问题相对比较集中。50年代末，古巴的巴蒂斯是塔右翼政权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依附美国的极右势力，是美国冷战政策的支持者和追随者。1959年，古巴革命推翻了独裁政府，成立了以卡斯特罗为首的革命政权。美古关系遂开始紧张，随着古巴相继与苏联和中国建交以及大量没收美国在古巴的私人财产，使美国在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利益受到极大打击。为此，中央情报局从1960年开始策划对古巴政府的颠覆活动。1961年新年伊始，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时逢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肯尼迪登基，他在对整个情况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批准了中央情报局拟定的入侵古巴的计划，这就是发生在该年4月的猪湾入侵事件。入侵最后以失败告终，美国在国际舆论中大出其丑，遂有许多人攻击中央情报局向总统提供了错误情报，并违背了肯尼迪的一些具体指示。猪湾入侵虽使美古关系进一步恶化，但也使肯尼迪总统改变了对中央情报局右翼势力的信任，从此肯尼迪开始启用一批年轻有为的“出类拔萃之辈”，力图树立民主革新的姿态，从而使美国极右的政治势力深怀不满。1963年11月，肯尼迪与夫人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进行竞选准备时，被人暗杀身亡。这起轰动世界的谋杀案由于涉嫌者被人杀死灭口而至今尚未结案，但越来越多的材料表明，此事与黑手党和中央情报局的右翼势力有关。对此，西方新闻界在这些年有多方面详细的披露。也许正因为这样，《撒旦的使者》出版时，曾在美国一些为黑手党控制的城市遭到禁止出售的厄

运。

就这部小说的创作手法而言，其人物塑造，情节构置，叙述基调与悬念制造都极富特色，但我在此不想做进一步的分析，这除了怕造成任何先入之见以外，还因为小说本身有其内在的阅读逻辑，过多的饶舌难免不会败坏了读者的兴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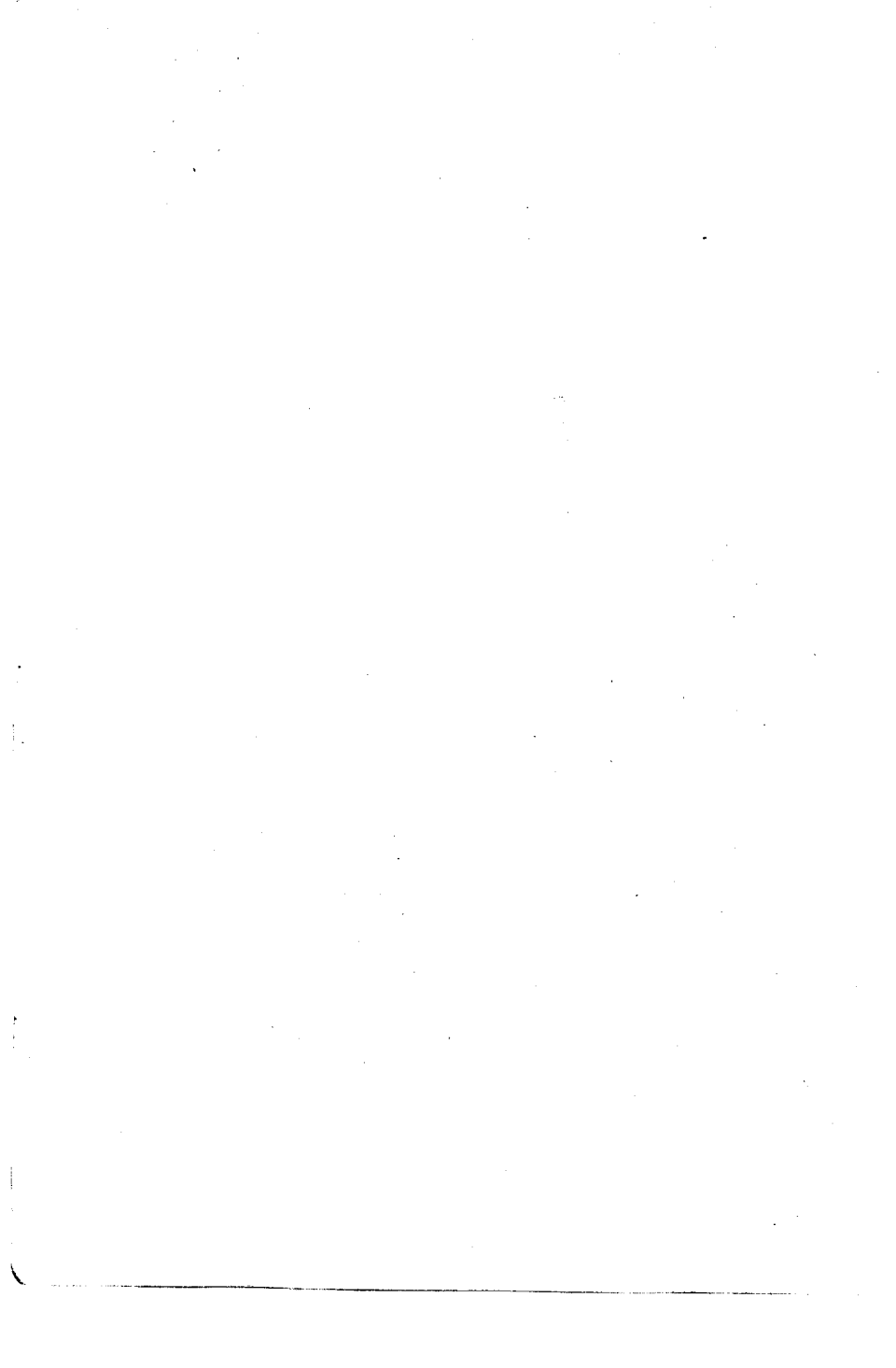
此书由刘云、胡志毅和我合作翻译，最后由我通校了全部译稿，值此成书之际，我们向河南人民出版社致以由衷的谢意。

彭晓丰

1991年5月 杭州玉泉

065100

第一部



1

1943年，盟军攻占西西里岛三周以后，一支同英加联军一同登陆的摩尔人分队发生兵变，他们杀死了军官，分乘四辆吉普车逃离战场，沿途劫掠奸淫，直奔西西里岛西部。到达康帕马罗时汽油已经用光，他们索性占据了村子，并不时向四周的乡村袭扰。每逢夜幕降临，他们便套上吉拉巴裙装，梳起发辮，嘴上叼着匕首，袭击那些孤单的村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反抗者都被残酷地杀死，女人、孩子甚至男子都成了他们发泄兽欲的对象，洗劫之后，他们一路欢呼回到康帕马罗，满载抢来的金银首饰和其他物品，有时他们还会抓回一个姑娘或男孩，逞欲之后，血淋淋的尸首常常被暴弃街头，而这些匪徒们就在尸体旁彻夜狂欢。

在匪徒占据康帕马罗三天后的晚上，十七岁的马可·莱西奥悄悄地离开了他与母亲和姐姐一道藏身的旧油坊，翻过一座山，找到了距离最近的荣誉家族成员，圣·斯特法诺的塔里亚费利。

塔里亚费利是个瘦小干瘪的乡下人，曾在美国住了多年。他派遣三个部下去调查了情况。由于对手下现有兵力能否抵御摩尔人没有把握，加上盟军主力马上就要到达，这种交火也许会自找麻烦，塔里亚费利决定按老办法行事。马可·莱

西奥详细描述了康帕马罗的地貌，并提到由于缺少面包，他们经常饥肠辘辘，当地的村民只饲养猪，而穆斯林教徒是不允许吃猪肉的。塔里亚费利吩咐手下在村里抓到了九只鸡，杀死后注射了白色砒霜。马可负责将这些鸡带回康帕马罗。他找来一辆自行车，驮着死鸡骑回村子。刚到村口，马可就被摩尔人捉住，他们恶狼扑食一样把马可带进一间小屋，凌辱了一番。不一会儿，鸡肉已经烧熟，少不了一顿风卷残云。半个多小时后，药性开始发作，由内到外渐渐扩散开来，摩尔人一个个如狼奔豕突，向野地里乱跑，挣扎最久的一个是在八个小时之后咽气的。

黄昏降临时一切都平息了，康帕马罗留下了十一具摩尔人的尸首。可如何处理这些尸首仍是难题，因为据说盟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不远的邻村。最后仍是莱西奥出了个主意，他拿出一支被人丢弃的德式机枪，对着那些尸体狂扫一阵，然后把摩尔人的枪支放回他们手中，造出了一个战斗场面的假像。

在康帕马罗，机灵常常比勇敢更受人赞许。莱西奥一时成了全村的英雄。牧师堂·埃米利奥·卡多那特意在做弥撒之前等待他，在教堂的台阶上与他拥抱，村里的地主堂·卡罗·马格那也放出风来，希望他能与自己的女儿订婚，那姑娘虽说智力平平，可继承的财产却在全省首屈一指。村里有一个青年人组成的小团体，终日安安静静地围在一道打牌，从不与外人来往，现在也邀请莱西奥加入他们的圈子，离第一辆盟军坦克开进康帕马罗还有一星期多，那些扔在村头的摩尔人尸体就在灼热的天气下腐烂发臭了。盟军对这些人似乎毫无兴趣。他们把尸体拖进田里一埋了事，倒是这些土地

受益匪浅，变得肥沃起来。

康帕马罗村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段情缘就这样了结了，可马可·莱西奥对村子的贡献却远远不止这一件。他杰出的才干象阳光一样四处进射。自从墨索里尼对荣誉家族联盟发动进攻以后，这个组织的元气始终没有恢复，恐怖活动也只能经常由几个老手承担，他们深知这种局面的严重性，所以一直在物色人选，纳入新的血液。

就在这个月里，圣·斯特法诺村一幢门窗紧闭的房子里举行了一个庄严而又感人的仪式。塔里亚费利和另外三名荣誉家族成员正接纳莱西奥加入他们的组织。五个人一式象参加订婚典礼一样，穿着笔挺的黑西装，围桌而坐。他们轮流用一把厨刀在自己的拇指上划出一条鲜血淋漓的口子，然后让滴下的血在一张纸上混成一片，纸上画着乱七八糟的符号。是从圣·塞浦路斯的书上抄下来的，这一带的山村里这种魔术手册一类的书并不难找。塔里亚费利把那张浸透血迹的纸片放在烛火之上，直至烧成灰烬，仪式到此为止，没人再多说一句话，只是站起来互相拥抱。

在马可·莱西奥的经验中，这是最触及灵魂的一次，从此他将抛弃旧日的忠诚，确立起自己新的信仰。他将不再向法律负责，甚至不需要服从宗教的权威，因为那些神秘莫测而又沉默寡言的人已经把他置于保护之下，他们说的话就是法律，他们的命令就是至高无上的绝对信条。他要做的就是忠于铁的纪律和组织的所有成员，由于财富和地位在组织中并不重要，因而牧羊人和王子也是完全平等的。从此他将在人们平静地注视下证明自己，在这种可怕的平静中处处能感觉到他们的力量和坚强。

2

室外，城市正沉浸在中午的宁静中，灿烂的阳光烤灼着许许多多圆形屋顶下的番红花。屋里摆了许多棕榈树，从变色的叶片中透出一种无精打采的情调。马可被派出去找马提尼酒了，这任务看来过于艰巨，这里除了白葡萄酒之外很少有别的酒供应。布莱德利留在屋里，正在和洛卡特里争辩着什么。

“他还没长大，不过是个二十二岁的孩子，”洛卡特里说，“每想到这一点我顿觉非常不安。”

布莱德利嘴里发出几声宽厚的哼哼，声调里满含着战后人们常见的怀旧情绪，“在这儿年纪不代表什么，”他说，“这些孩子成长得很快，十几岁时他们就具备了成年人才有的责任感，这说明他们已经长大了。他看上去虽象个孩子，其实已经结婚，是个真正的男人了。”

“你知道他老婆多大岁数吗？”

“十四岁。这有什么？当地的风俗而已。”

“要知道这是我们迄今为止接受的最重要的任务。”

“看来是这样。”

“出任何一点差错我们就会砸了饭碗。”

“不会出任何差错。这小伙子是堂·塞的代表，对我这足够了。堂·塞是我见过的最足智多谋的人了，我们的朋友会忠实地执行他的命令，而且效率极高。”

洛卡特里正要辩解，布莱德利用一个复杂的手势打断了他。布莱德利不属于那种反映迅速，才思敏捷，算度精确的人，为了补救这一点，他在意大利学了不少表达特定含义的姿势，也包括一些不合逻辑的口头表述。洛卡特里皱着眉头，神情严肃地看着他，嘴里吐吐噜噜说着什么。布莱特利眨了眨眼睛，说：“我们正在拯救欧洲，这个貌不惊人的年轻人正帮助我们实现这伟业，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我并不这么看，”洛卡特里说，“按照堂·塞的方法，我们不过是在制造一大串殉道者，如果事情真被搞得乱成一团，我们在这里就难有作为，只能走开了。”

布莱德利注视着对方，摇了摇头，洛卡特里坐在那儿，把头低垂在两只肩膀之间，这姿势使他联想到秃鹰。他压了压心头的怒气。这家伙过去是个了不起的人，现在却正在变成一个累赘。除了悲观主义的影响似乎没有别的理由。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他原是国家情报总局的奠基者之一，后来心血来潮，又转入到它的下属机构，毁誉参半的美国战略情报局。此后洛卡特里参加了一系列的冒险活动，每次都怀着极大的热情与骚动，可他在挪威与被占领的法国几乎一事无成，终于放弃了努力。他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行动是1943年对墨索里尼的秘密访问，旨在达成一项协议，一方面维持这个独裁者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一方面要求他与即将获胜的盟军合作，用盟军以军事力量难以实现的手段继续控制那里的人民。这项协议由于丘吉尔那帮战争狂人的介入而终归流产，洛卡特里也由此变得一蹶不振。战略情报局解散后，中央情报局重新启用了他，但布莱德利认为他把旧组织中养成的那种悲观气息带进了这个新的肌体。不到四十岁的洛卡特里

好象一瞬间就步入了耄耋之年，眉毛无力地垂着，一双眼睛也黯淡无光。

布莱德利抬起头，看到马可正穿过那些棕榈树向他们走来，脚上那双胶底的美式军用皮靴使他走路悄无声息。“酒拿来了，”他低声说，“打起精神不要让他感到你對他缺乏信心。他虽然面无表情，内心却极其敏感。”布莱德利说着又大声招呼起马可：“你是怎么搞到的？”

“没费什么事，”马可说，“而且我弄到了地道的干白马提尼。”他边说边走过擦得闪亮的拼花地板，双眼凝视着托盘里的两只酒杯，脸部的肌肉象是在重大场合那样紧张僵硬。

“干白马提尼，”布莱德利说，“真是不可思议，你本事可真不小。”

“酒吧的老板是我同乡，也是从卡塔尼塞塔省来的。”马可说完微微一笑，这是他们认识他一个星期以来第一次笑容。

他们乘一辆指挥车沿公路驶向郊外，在离城五英里远的山角下有一个废弃了的石灰矿，这里一片荒芜，劈开的山石在中午的阳光下格外耀眼，空气中弥漫着鼠尾草和灌木的气味，石块的反射使光线四处跳跃。在这儿他们离开公路，走上一条小径，白色的石灰土在路旁的草丛里清晰可辨。布莱德利注意到马可走得十分小心，以免弄脏他的皮靴。洛卡特里走得稍慢，和两人拉开了一段距离。

“一切都象你希望的那么顺利吗？”布莱德利问道。

“都很顺利，”马可答道，“这个重要的会面将在七月一号于科罗举行，克里莫纳同意出席，这意味着全省所有党

的领导人都将参加，这正是我们希望的。”

“我很满意，我们还需要你策划的这次行动的全部细节材料。没有时间再绕圈子和故弄玄虚了，对我们来说，仅仅知道这次行动和参加会议的人员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知道你是如何策划以及怎样完成这次行动。”

布莱德利感到了马可的那种不安，就象一个装得一本正经的女人被人追问她性生活的细节一样。

“我会被派去执行此事，”马可答道，“不会有什么问题，那些与会者将被干净地干掉。”这个平时安详少动的年轻人说到这儿时，破例地挥手做了个手势，象手中拿着一支铅笔在纸页的尾部打上了一个叉。

“你仍然没告诉我任何东西。”布莱德利说。

洛卡特里眯缝起眼睛，那痛苦的神情好象表明他对这次谈话没什么兴趣。

“将由土匪对他们发起进攻。”马可说。

“上帝呵，土匪？这么说不是我们的老朋友阿蒂里奥·麦斯纳去干这事？”

“阿蒂里奥是剩下的唯一一支配有武器的土匪部队，正是他们去完成这一任务。”

“那好，确定这一点确实煞费苦心，他已经同意干了吗？”

“他将接到这个命令，并执行命令。”

布莱德利说不准在这轻柔平稳的声音中是否有一种倨傲之情。如果他认识的其他人这样说话，他会轻松地嗤笑他的荒谬。可马可的话音里却有一种令人惊愕的效力。

“谁将发出这个命令？”

“一个重要人物。”

“你是指堂·塞？”

马可没有回答，布莱德利马上意识到自己问得太轻率了，他有点后悔。

“你对这事怎么看，约翰？有什么问题吗？我们的一切都将寄托在阿蒂里奥身上，这是否有些不妥？”

洛卡特里把头扭向一旁说：“我不想就此参与评论。”

他脖子上好象挂了个铅块，布莱德利想。他时常奇怪总部为什么非要派这个累赘和他一块工作，以总部对鲁莽行为的顾虑和对他们眼光和能力的担心，难道会委派洛卡特里以特殊使命，让他监视自己不成？

马可停了一下，在草丛上蹭了一下鞋边，然后拽下一根树枝掸掉鞋面上的石灰粉末。

“西西里岛的所有共产党人将在一次清剿中全部消灭，”布莱德利说，“而且让土匪去对付他们，这真是绝妙而又简单易行的主意。在其他国家这只能是一个不着边际的幻想。”

“在这里也一样。”洛卡特里接口道。

“我们只消灭那些领导人，”马可补充说，“只有很少人，可他们的宣传对农民有着可怕的影响。”

“这甚至会导致有史以来最大的骚乱，那更可怕。”洛卡特里说。

“是的，”布莱德利说，“我同意你的担心，约翰，你能想象一下那时的情景吗？”

“任何公众舆论都会反对土匪，”马可说，“但他们如果按照命令行事，这事就不会有人知道。”

“你是说事实真相将不会泄露出去？”洛卡特里追问道。

“这点我可以肯定。”马可干脆地说。